

# 寇白门年谱\*

唐 宸\*\*

**【内容提要】** 寇白门（约1613~1658）是明末“秦淮八艳”之一，她的人生悲剧受到时人与后人的广泛同情。然因当时文献隐晦且散佚，世传白门掌故多非事实。年谱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，辑佚大量史料文献，对她的本名籍贯、早年经历、出嫁侯门、赎身南归、扬州情事及复明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考证。

**【关键词】** 寇白门 秦淮八艳 诗史互证 钱谦益 吴伟业

## 题词

秦淮逸事访黄昏，女侠当年寇白门。卅载前朝翻故曲，半生诗史付梅村。勋官坊下云鬟泪，义士斋头履履痕。迟暮灯前新唱罢，降臣共谱《忆王孙》。

## 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癸丑 一岁

约是年，生于南京。本名寇白，世隶乐籍，为南京教坊司乐工之女。

丁澎《听石城寇白弦索歌》（以下简称“丁澎诗”）序：“金陵寇白，本平康乐

---

\*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（SK2017A0023）、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（J01003235）阶段性成果。

\*\* 唐宸，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，主要研究古典文学文献学。

工女也。”诗：“教坊新翻十二部，乐器特数箏琵琶。金陵寇姬好手指，乱拨惊风吹落花。自言生长秦淮里，家住朱门夹流水……”<sup>①</sup>〔按〕“平康”为唐时长安乐伎居地，平康乐工即南京教坊司乐工，“石城”“秦淮”皆南京代称。

钱谦益《寇白》：“双髻轻拢首未膏，风怀约略比春涛。问名欲傍香山柳，得姓还从菜国桃。慵倚晚妆残画烛，爱翻新曲倚檀槽。褰帷泛瑟吾能赋，莫谓闲情不似陶。”<sup>②</sup>〔按〕据钱集系年，此诗作于天启六年（1626）十一月，有问名之句，显系初识赠诗。牧斋既将白门比作刘采春、薛涛，又用小蛮、菖桃典故，以寇准、白居易喻“寇白”本名。末联典出陶潜《闲情赋》，不赘考。

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寇白门”“十八、九时，为保国公购之。”<sup>③</sup>〔按〕保国公即朱国弼（约1604~1652）。<sup>④</sup>考《明实录》，国弼以抚宁侯领南京守备始于崇祯四年（1631）二月，终于崇祯十年（1637）四月夺爵闲住，购白门在此一时段内，则白门生于1613至1620年间。白门晚年自述“十三善为秦声，妙极诸艺，靚容纤饰，倾动左右，王孙戚里诸贵人车骑填狭斜间”（丁澎诗），而钱谦益初见白门在天启六年（1626）冬，其时白门恐不得小于十三岁，如此则白门应生于1614年之前。综合上述考证，则白门约生于1613年。〔辨误〕朱国弼于明亡后拥立南明弘光朝廷，进爵保国公，亦尝居南京。然彼时白门至少已三十岁，与余怀所记“十八、九时”不合。有学者认为国弼娶白门在弘光时，并上推白门生于天启七年或崇祯元年<sup>⑤</sup>，不确。余怀晚年追记，故以最终爵位称国弼为保国公，不可径作断代依据。

陈维崧《妇人集》：“寇白门，南院教坊中女也。”<sup>⑥</sup>

又名湄，字白门，后以字行。

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寇湄，字白门。”〔按〕名湄、字白门不见于早年事迹，颇疑“湄”字为朱国弼所取。〔辨误〕顾景星《阅梅村王郎曲杂书十六绝句志感》、

① 丁澎：《扶荔堂诗集选》卷二，清康熙刻本。

② 钱谦益：《牧斋初学集》卷三，《四部丛刊》景明崇祯本。

③ 余怀：《板桥杂记》中卷，清康熙刻《说铃》本。

④ 据《明实录》，朱国弼嗣爵在神宗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闰四月，生年则史无明载。考天启七年十一月（时思宗已嗣位）国弼所上奏疏云：“臣自束发事神祖，以历先帝。”（金日升《颂天牒笔》卷十七，明崇祯二年刻本）“神祖”“先帝”分指神宗、光宗，“束发”为男子十五岁之称，据此推算，抚宁约生于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。本文引明清实录不赘列出处。

⑤ 施祖毓：《寇白门考》，《集美大学学报》1998年第1期。

⑥ 陈维崧：《妇人集》，清道光咸丰间番禺潘氏刊光绪中补刊本。

屈大均《秦淮曲中词》、毛奇龄《寄寇诗有序》作“媚”“眉”，应系传写、刊刻之误。

排行第五。

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钱牧斋诗云：‘寇家姊妹总芳菲……’则寇家多佳丽，白门其一也。”

沈春泽《寒夜醉后看寇五姬画兰》：“……昨宵水阁中，酒深灯短时。看子停银觥，支颐如有思。开筵浣香豪，墨花生几枝。纤指过寒笺，残墨成冰澌。缀以竹石情，洗却儿女姿……”<sup>①</sup> [按] 潘之恒《寇生传》提及珠市名妓寇生（一名文华，字琰若，小名定儿）<sup>②</sup>，吴稼澄《赠寇姬二首》涉及秦淮名妓寇姬。<sup>③</sup> 二位寇姓名姬均活跃于万历前中期，但与白门是否有血缘关系暂难考实。此外，不能排除所谓“寇五姬”是她在珠市诸姬中排行第五的可能性（明代杜十娘即在挹翠院诸姐妹中排行第十）。

## 天启六年（1626）丙寅 十三岁

约是年，流落南京内桥珠市，为官妓。貌艺双绝，跌宕风流。善秦声、能度曲、填词、画兰。

丁澎诗序：“十三善为秦声，妙极诸艺，靓容纤饰，倾动左右，王孙戚里诸贵人车骑填狭斜间。”

丁澎《望江南·白门漫兴》（以下简称“丁澎词”）：“官妓数来今寇白。”<sup>④</sup>

[按] 余怀《板桥杂记》将白门与王月、王节、王满等人并列金陵“珠市名妓”中。旧院在今南京市钞库街，与江南贡院隔秦淮河相望，为顾媚、董小宛、卞玉京等人所处；珠市在内桥，即今日中华路、白下路路口一带，屋舍较卑小，为白门、王氏

① 汤漱玉：《玉台画史》卷五“名妓·寇湄”条，清道光十七年振绮堂刻本。

② 潘之恒：《巨史钞·外纪》，明刻本。

③ 吴稼澄：《玄盖副草》卷十八，明万历家刻本。

④ 丁澎：《扶荔词》卷一，清康熙刻本。

诸姬所居。白门擅填词，况周颐谓可与卞玉京、郑妥娘相颉颃<sup>①</sup>，惜多已散佚。徐树敏《众香词》载白门《蝶恋花》（眉淡衫轻春思乱）、《齐天乐》（夏日）二词，皆婉约可观，此不赘引。

十一月，初识钱谦益。钱氏为作《寇白》诗。

钱谦益《小至夜翁孝先兄弟挈舟相邀与寇白泥饮》《寇白》。〔按〕天启四年六月，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，官场震动。抚宁侯朱国弼上疏附议，遭夺俸闲住，而杨涟终为阉党所害。五年十二月，魏忠贤制《东林党人榜》，以牧斋为党魁，国弼亦榜上有名（国弼是勋戚中唯一弹劾忠贤者）。牧斋寻因削籍南归，并于本年初逢白门于金陵。国弼闲住、牧斋削籍，二人自此相知。

〔辨误〕清雍正时人吴焯文有诗云：“关节谁传七字诗，牧斋枚卜阻前期。白娘老去风情在，忍学香山遣柳枝。”自注：“寇白门本韩求仲爱伎，为钱牧斋所得，怒甚。试浙时，遂有‘一朝平步上青天’之谣，为枚卜玷。”<sup>②</sup>今按，此诗当出于附会。诗序所述为天启二年牧斋典浙江乡试时遭韩敬（1580~1636）陷害而不得会推枚卜事。<sup>③</sup>吴氏称白门本韩敬爱伎，若属实，则白门为韩氏姬当在天启二年之前，然彼时白门未及十岁，已不足信，又何来白娘老去遭遣之说？此诗应系吴氏据牧斋《寇白》诗“问名欲傍香山柳”典故与余怀所记白门晚年与韩生情事附会而成，不可信从。

后欲脱籍从良，遭魏忠贤同党、南京礼部郎中虞大复勒索。

郑三俊奏疏：“原任本部（引者注：南京礼部）祠祭司郎中今升任虞大复……知乐妇寇白之落籍可以射利，因而攫〔攫〕金。”<sup>④</sup>〔按〕南京教坊司属南京礼部管辖，考《明实录》，虞任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在天启六年至七年二月，姑系于此。

① 况周颐：《蕙风词话》卷五“郑如英”条，民国刻《惜阴堂丛书》本。

② 吴焯文：《朴庭诗稿》卷一，清乾隆十二年刻、十八年续刻本。

③ 按：韩敬，字简与，号求仲，浙江归安（今属湖州）人，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力压钱牧斋得状元，后因科场案罢归，卒年史无明文。考戴澳《杜曲集》（明崇祯刻本）卷二有《哭韩求仲二首》，作于崇祯丙子（1636），则韩氏当卒于此年。

④ 吴应箕：《启祯两朝剥复录》卷九“南察”，清初吴氏楼山堂刻本。

## 崇祯四年（1631）辛未 十九岁

约是年，嫁南京守备、抚宁侯朱国弼为妾。

丁澎诗序：“后为故元勋朱公国弼采充后庭乐伎，一时教坊名部为之寂然。”

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十八、九时，为保国公购之，贮以金屋，如李掌武之谢秋娘也。”〔按〕白门“十八、九时”为1630~1631年。据《明实录》，国弼任职南京守备始于1631年，故系年于此。牧斋素爱成人之美，助小宛脱籍嫁冒襄于前，劝梅村回心会玉京于后，而嗣后白门之识国弼，想必亦出其媒介矣。

婚礼时，朱国弼一反常俗、毫不避讳，以五十兵士执红灯笼开道。

陈维崧《妇人集》：“朱保国公娶姬时，令甲士五十俱执绛纱灯，照耀如同白昼。”〔按〕当时娶伎需深夜悄行，如冒襄之娶董小宛。〔辨误〕一说国弼以五千甲士开道，“五千”实为“五十”之讹。

始居南京大功坊。

丁澎诗：“侯家邸第填朱轮，斗量明珠不计身。舞袖长迥赵李座，歌管时倾鄂杜春。”

吴梅村《赠寇白门》其四：“重点卢家薄薄妆，夜深羞过大功坊。中山内宴香车入，宝髻云鬟列几行。”<sup>①</sup> 靳荣藩曰：“此首再到金陵矣，然所以羞过大功坊者，中山内宴、宝髻云鬟已成往事也。”<sup>②</sup>〔按〕此诗写白门顺治三年（1646）赎身返南京故地时回忆侯门往事，故系于此。大功坊系勋戚聚居之地，有开国元勋、中山王徐达府邸（今瞻园），故以“中山”代称。梅村《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》亦云：“玉京与我南中遇，家近大功坊底路。小院青楼大道边，对门却是中山住。”秦淮河流经大功坊，至中华门折往西北，其地理形势与丁澎诗“自言生长秦淮里，家住朱门夹流水”相符，丁诗堪称实录。

① 吴伟业：《梅村家藏稿》卷八，《四部丛刊》景清宣统武进董氏本。

② 靳荣藩：《吴诗集览》卷十七，清乾隆四十年凌云亭刻本。

### 崇祯十年（1637）丁丑 二十五岁

四月，朱国弼助钱谦益弹劾温体仁，遭夺爵闲住，白门随归北京。是时朝野皆以国弼为贤。

《明实录·崇祯实录》十年四月壬申：“抚宁侯朱国弼劾温体仁私唐世济，逐宋学显、张盛美。上不听。又劾体仁受霍维华之赂，令唐世济转荐。上慰谕体仁，命廷臣议处国弼，夺抚宁侯爵。”

钱谦益《丁丑狱志》：“乌程（引者注：温体仁）以阁讼逐余，既大拜，未尝顷刻忘杀余也……抚宁侯朱国弼抗章劾乌程欺君误国，章数上。乌程疑余使之。吴人周应璧为抚宁客……曰：‘抚宁勋臣，受国厚恩，拼一死击奸辅……抚宁往击逆奄，今击奸辅，义烈愤盈，拜家庙，别老母，而后行事。’”<sup>①</sup>

万斯同《明史稿》朱国弼传：“温体仁柄国，国弼抗疏劾之。诏捕其门客（引者注：周应璧）及缮疏者下狱，停禄如故。由是中外以国弼为贤。”<sup>②</sup>

### 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癸未 三十一岁

正月，朱国弼复侯爵。

《明实录·崇祯实录》。

### 崇祯十七年、顺治元年（1644）甲申 三十二岁

正月，朱国弼任漕运总督，白门随往淮安赴任。二月，随抵淮安。三月，崇祯自缢，明亡。

《明季甲乙汇编》十七年正月己亥条：“上召抚宁侯朱国弼、忻城伯赵之龙来中左门。”二月壬午条：“漕督朱国弼淮安到任。”<sup>③</sup>

① 钱谦益：《牧斋初学集》卷二十五。

② 万斯同：《明史稿》卷二百十八，清抄本。

③ 佚名：《明季甲乙汇编》卷一，抄本。

顾梦游《朱抚宁重镇淮南却寄》：“元老成谋慷慨言，圣明虚己数临轩。”<sup>①</sup>〔按〕崇祯命朱国弼、赵之龙二勋戚南下分任淮安漕运总督、南京守备，当与其时迁都之议有关。

四月，朱国弼拥立福王，白门随往南京。五月，南明弘光朝建立。九月，朱国弼晋爵保国公，变其初节，与马士英、阮大铖勾结。<sup>②</sup>

万斯同《明史稿》朱国弼传：“及福王立，自称定策勋，诏进封保国公。自是变其初节，与马士英、阮大铖等相结，力排正人，以至于亡。”

同书刘宗周传：“非臣等（引者注：江北四镇）与马士英、朱国弼歃血订盟，驰书约史可法翊戴，则天位久属他人。”<sup>③</sup>

白门宠遇渐衰，与朱国弼之妾、名妓王满不合。

丁澎诗：“黄尘碧海多锋镝，粉壁雕帘芳寂寂。”〔按〕前句点出明亡背景，后句意在白门宠遇渐衰。

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（珠市名妓王满）“幼小，好戏弄，窈窕轻盈，作娇娃之态。保国公买置后房，与寇白门不合。后还秦淮。”

### 弘光元年、隆武元年、顺治二年（1645）乙酉 三十三岁

五月十五日，朱国弼与赵之龙、钱谦益等率众献城降清，弘光朝廷覆亡。九月，降臣北行，白门随国弼北上。十月十五日，随抵北京。

吴伟业《赠寇白门》其一：“南内无人吹洞箫，莫愁湖畔马蹄骄。殿前伐尽灵和柳，谁与萧娘斗舞腰。”〔按〕此诗作于顺治十年，时白门寓居南京乌龙潭，故取临近之莫愁湖入诗。“南内”为南京故宫，“马蹄骄”喻清兵多铎部入城事，“伐尽灵和

① 顾梦游：《顾与治诗》卷三，清初刻本。

② 按：南明时期朱国弼事迹散见《明季甲乙汇编》《小腆纪传》《南渡录》《明路文贞公传》等，此不赘列。

③ 万斯同：《明史稿》卷三百六十。

柳”用张绪典故，谓故国风流已尽，“萧娘”即白门。降臣行程参《清实录·顺治实录》，此不赘引。

陈维崧《妇人集》：“国初籍没诸勋卫，朱尽室入燕都。”

## 隆武二年、顺治三年（1646）丙戌 三十四岁

白门为“满清”豪强觊觎，而国弼处境日窘，次第卖歌姬自给，将及白门。五月，弘光帝及诸王被杀。秋，白门得其父所筹数千缗赎身，匹马短衣，南归金陵。

吴伟业《赠寇白门》其二：“朱公转徙致千金，一舸西施计自深。今日只因勾践死，难将红粉结同心。”〔按〕以朱公范蠡、西施喻朱国弼、白门，而“勾践死”实讳言顺治三年五月弘光被杀之事，故系于此。诗前自序：“保国北行，白门被放，仍返南中。”“转徙”“北行”皆讳言国弼降清北上事。“千金”喻白门赎身之资，“一舸”状白门南归之貌，与余怀《板桥杂记》所云“白门以千金予保国赎身，匹马短衣，从一婢而归”意同。弘光之死对当时贰臣、遗民心态影响甚巨，国弼甘为贰臣，白门有志复明，二人于此分道扬镳，在情理之中。

吴伟业《赠寇白门》其三：“同时姊妹入奚官，桐酒黄羊去住难。细马驮来纱罩眼，鲈鱼时节到长干。”〔按〕前句谓国弼诸姬妾皆没入官，“桐酒”“黄羊”为满清贵族宴饮之物，暗喻白门为豪强觊觎。鲈鱼时节为秋季（用张翰《思吴江歌》典故），而长干为南京代称，则白门抵南京当在顺治三年秋季。〔辨误〕余怀《板桥杂记》曰：“甲申三月京师陷，保国生降，家口没入官。”然国弼“生降”在南明弘光覆灭时，非“甲申三月”，余怀偶误记。周蓼恤《喜寇白门校书南还》诗下注云“京师破，校书马上驰还”<sup>①</sup>，与史实不合，受余怀误记影响甚明。

丁澎诗序：“迨金陵陷没，籍入长安。尤工胡笳、箜篌，宿所未试者。然愤懑不得志，而里中诸旧游咸追慕物色得之，属其父广募数千缗，赎归故里。已流落十年所矣。”〔按〕胡笳、箜篌为满人贵族宴乐。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（说详后文），上推十年则在顺治三、四年，结合梅村诗，故系于此。〔辨误〕白门赎身之资，或云万金、千金，均系夸张之词，当以丁澎所记“数千缗”即数千两白银最为可信。

<sup>①</sup> 卓尔堪：《遗民诗》卷十，清康熙刻本。



丁澎诗：“《金缕》能牵李绮愁，绛帷永抱韦郎戚。”〔按〕“李绮愁”用杜秋娘典故。秋娘本唐李绮侍妾，后没入宫，晚年放归金陵，事与白门近似。“韦郎”即唐节度使韦皋，曾贬黜名妓薛涛。

陈维崧《妇人集》：“（朱国弼）次第卖歌姬自给。姬度亦在所遣中，一日谓朱曰：‘公若卖妾，计所得不过数百金，徒令妾落沙陀利之手，且妾固未暇即死，尚能持我公阴事。不若使妾南归，一月之间，当得万金以报。’公度无可奈何，纵之归。”〔按〕“沙陀利”为唐代蕃将，恃势劫占韩翃美姬柳氏。白门用此典故喻指自身遭满清权贵索占事。“阴事”为宫中妇人进御之事。

毛奇龄《寄寇诗》序：“白门妓寇眉〔湄〕，故抚宁侯曾购以千金，宠之。侯被俘北行，鬻婢妾于豪家，并欲强致寇。寇曰：‘予奚事此也，且鬻予数金耳。请得归，归则丐诸侯故人，得千金。未足，重为妓继之。’侯由是免……”<sup>①</sup>

复流落乐籍，筑园亭，与江南文人故旧相往还，有美人迟暮之叹。

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归为女侠，筑园亭，结宾客，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。酒酣耳热，或歌或哭，亦自叹美人之迟暮，嗟红豆之飘零也。”

陈维崧《妇人集》：“姬出后，复流落乐籍中。”

毛奇龄《寄寇诗》序：“张荀仲先生曰：‘寇非无知者，语及故侯家事，辄恸哭。’王双白曰：‘江以南，遥情似寇，亦罕。’”

## 永历元年、顺治四年（1647）丁亥 三十五岁

约是年后，与寓居扬州的抗清义士唐念祖（约1625~约1657后）交往。

龚鼎孳《春夕髯孙过饮时将赋归》其二：“六朝金粉画楼前，肠断侯家歌舞筵。今日博山沉水路，独怜才子正当年。”自注曰：“记寇白门校书事。”<sup>②</sup>〔按〕据龚集系年，此诗顺治八年作于北京。“记寇白门校书事”实为追记髯孙（唐念祖）与白门往事之意。考龚、唐二人初识在顺治四年春之泰州诗社<sup>③</sup>，前二句述白门顺治三年赎身

① 毛奇龄：《寄寇诗有序》，《西河集》卷一百三十九，清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龚鼎孳：《定山堂诗集》卷三十八，清康熙十五年吴兴祚刻本。

③ 万国花：《诗家与时代：龚鼎孳及其诗论、诗歌创作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复旦大学，2011，第246页。

伤心南归事，而“博山沉水”为形容髯孙、白门男女情爱之词。唐念祖，字髯孙，为宣城唐允甲之子。允甲（1601~1676后），字祖命，号耕坞，南明弘光朝中书舍人知制诰，曾署名《留都防乱公揭》声讨阮大铖。弘光元年二月遭马士英劾罢，遂“失职客游”<sup>①</sup>，携子念祖流寓各地，钱牧斋《唐祖命诗稿序》称其“起家中翰，遭谗放黜，丧乱屏退，长为旅人”<sup>②</sup>。念祖少为郡廩生，龚鼎孳《唐髯孙诗序》称其“甫十四以文奇辄试诸生高等，未二十，辄弃诸生，与尊甫祖命先生浪迹江湖”<sup>③</sup>。念祖弃诸生、浪迹江湖与其父罢官、弘光朝廷覆亡相关，则念祖生年当以弘光覆亡之年上推二十年，即略晚于1625年。据此可知念祖年纪小白门十岁余，龚诗末句“独怜才子正当年”堪称实录。

吴伟业《赠寇白门》其五：“曾见通侯退直迟，县官今日选蛾眉。窃娘何处雷塘火，漂泊杨家有雪儿。”〔按〕“通侯”谓抚宁侯朱国弼，“县官”有朝廷之意，暗喻满清权贵。前二句与吴氏咏陈圆圆之“相见初经田窦家，侯门歌舞出如花”（《圆圆曲》），咏卞玉京之“曾因内宴直歌舞”“诏书忽下选蛾眉”（《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》）异曲同工。“窃娘”为唐乔知之爱姬，后殉情报主，“雷塘”为扬州江都隋炀帝墓所在，二典连用可知白门复明之志。“杨家”为女侠红拂，本隋杨素侍妓，后不得志，从少年李靖浪迹江湖，其事与白门弃国弼而从念祖相合。“雪儿”为唐李密爱姬雪儿。后二句暗喻白门赎身南归、一度寓居扬州，追随之人为抗清漂泊之家。

毛奇龄《寄寇诗》序：“予时寓广陵，寇将来，或曰寇复不来，拟寄之。”〔按〕毛氏于《与吴广文论国风男女书》中已明言“寇将来”实喻指高孝修之事，与白门无关，然白门往扬州（广陵）当确有其事。

## 永历二年、顺治五年（1648）戊子 三十六岁

八月，朱国弼受封三等阿达哈哈番（世袭轻车都尉，正三品）。

《清实录·世祖实录》。

① 施闰章：《唐舍人耕坞集序》，载《学馥堂集》卷五，清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钱谦益：《牧斋有学集》卷十八。

③ 龚鼎孳：《定山堂古文小品》卷上，清康熙刻本。

## 永历五年、顺治八年（1651）辛卯 三十九岁

约是年，复返南京，居乌龙潭。

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既从扬州某孝廉，不得志，复还金陵。”〔按〕余怀所谓“扬州某孝廉”，疑即数次寓居扬州的唐念祖。

周采《乌龙潭纳凉酬朱雪崖二十韵》自注曰：“时寇白门校书寓此。”<sup>①</sup>

秋，画家樊圻、吴宏为绘《校书寇白门湄小影》于乌龙潭。

〔按〕现藏南京博物院。题“校书寇白门湄小影，锺山圻、金谿宏合作，时辛卯秋杪，寓石城龙潭朱园碧天无际之堂”，历经递藏，有闵华、郭麐等十余名士题跋，其中诗词颇多附会。“石城龙潭”即南京乌龙潭。

## 永历六年、顺治九年（1652）壬辰 四十岁

是年冬，在南京与姚孙棐、方拱乾、巫之峦等名士交往。

姚孙棐《方坦庵见示新诗旋承招饮》其四：“人带雨声来，霏微暝色催。砌苔因履破，家酿为余开。鹤唳清传夜，谈深煖恋杯。更期瞻彼美，先寄一枝梅。”自注：“巫恋稚相约饮妓寇白门家。”<sup>②</sup>〔按〕据姚集系年，此诗作于顺治九年。姚孙棐入清隐居不仕；“方坦庵”即诗人方拱乾，顺治十一年仕清，后因科场案流放宁古塔。“巫恋稚”应为“巫峦稚”之误，查同书卷四有《雨中史承甫招饮葺园兼晤巫峦稚》诗，作于顺治四年，诗题下注：“峦稚居采石。”此采石人峦稚即诗人巫之峦。

十一月，朱国弼卒于北京。

<sup>①</sup> 吴定璋：《七十二峰足徵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》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十年刻本，齐鲁书社，2001，第43册，第616页。

<sup>②</sup> 姚孙棐：《亦园全集》五集，清初刻本。

《清实录·世祖实录》十一月戊寅：“以故……三等阿达哈哈番朱国弼子辅……  
袭职。”

## 永历七年、顺治十年（1653）癸巳 四十一岁

四月，与吴梅村相会于南京。梅村作《赠寇白门》六首，堪称白门一生诗史。

吴伟业《赠寇白门》序：“秦淮相遇，殊有沦落之感，口占赠之。”其六：“旧宫门外落花飞，侠少同游并马归。此地故人骑唱入，沉香火暖护朝衣。”〔按〕“旧宫”即南京故宫，“落花”为暮春之词，所谓“侠少同游”则与余怀《板桥杂记》“老矣，犹日与诸少年伍”意同。后二句谓白门当年故旧（如朱国弼）多有仕清者。是年九月，梅村亦应诏北上出仕。

陈维崧《妇人集》：“吴祭酒作诗赠之，有江州白傅之叹。”

## 永历九年、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乙未 四十三岁

秋，在南京与方文、李念慈等遗民往来。

方文《偕张水苍李岷瞻饮寇白门斋头有赠》三首其一：“我别秦淮十二霜，六朝金粉不闻香。旧人犹有白门在，灯下相逢欲断肠。”其三：“张生图晤甚艰难，此夕相期分外欢。只当论诗良友宅，不应概作女郎看。”<sup>①</sup>〔按〕从方文称白门为“良友”“不应概作女郎看”可见当时白门在遗老群体中的重要地位。此年距明亡正十二年，故有“我别秦淮十二霜”之句。“李岷瞻”即诗人李念慈，此时尚未仕清。〔辨误〕“张水苍”本名待考，有版本误作张苍水（煌言），然考朱国弼友人顾梦游《送张水苍还河南》曰：“杏花雨足秦淮满，秦淮游子归思缓”<sup>②</sup>，则张水苍似为河南人。张煌言水师本年初已退出长江，不可能参预此次宴会。

〔时事〕年初，张名振、张煌言水师抵南京燕子矶，寻即撤返。

① 方文：《鑫山集》卷十二，清康熙二十八年王槩刻本。

② 顾梦游：《顾与治诗》卷二。

## 永历十年、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丙申 四十四岁

三月，与钱牧斋重逢于南京，参与钱氏接应郑成功水师之联络活动。钱氏为作诗。

钱谦益《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浹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》末首：“寇家姊妹总芳菲，十八年来花信违。今日秦淮恐相值，防他红泪一沾衣。”<sup>①</sup>〔按〕陈寅恪先生《柳如是别传》考证：牧斋此组诗“为与当日南京暗中作政治活动者相往还酬唱之篇什”，而牧斋“言就医秦淮，不过掩饰之辞”，“丁氏水阁在此际实为准备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计划之活动中心”，“综观此三十首诗可以知牧斋此次留滞金陵与有志复明诸人相往还，当为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之预备”。<sup>②</sup>因此白门、牧斋此次聚会亦事关郑成功南京之役可知。诗中有“十八年来花信违”之句，上推十八年为崇祯十年，正值朱国弼助牧斋弹劾温体仁并遭夺爵之时。牧斋此诗兼有追怀国弼之意。

夏秋间，唐念祖南下粤东参加复明运动，寻卒。

〔按〕据龚鼎孳诗集，唐念祖于十三年春夏间寓北京，当年夏秋间南下“参军粤东”。十四年春，与龚鼎孳相会于肇庆，此后行迹再不见于龚集中。考施闰章《唐舍人耕坞集序》曰：“（允甲）长子念祖负才而夭，家日以困匮。”可知念祖南下后不久即卒，享年应在三十余岁。顺治十三年正值郑成功泉州大捷，念祖“参军粤东”显系时人讳饰之词。吴绮《送髯孙赴粤幕》有“潮轰战鼓打崖门，月照零丁人未渡”之句<sup>③</sup>，则念祖志在复明运动可知。

## 永历十一年、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丁酉 四十五岁

秋冬之际，为即将发配出塞的故人丁澎弹琴，倾诉平生旧事。丁澎作长歌记其事。

丁澎诗序：“（白门）已流落十年所矣。姬每抱乐器为予述旧事，泫然而悲。其音多关塞之声，哀繁怨蹙，不可禁止。因谱为歌以节之，并隶乐部焉。”诗：“……十

① 钱谦益：《牧斋有学集》卷六，《四部丛刊》景清康熙本。

② 陈寅恪：《柳如是别传》，三联书店，2001，第1096、1098、1127页。

③ 吴绮：《林蕙堂全集》卷十四，清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

载关山得此声，迁客愁闻泪呜咽。曲终酒阑钟漏稀，寒风白月吹满衣。长安城高芦管急，怪尔征人归不归。”吴伟业评语：“低回宛转，音节凄清，《琵琶》、《长恨》而后，谁能作此声调？”〔按〕“迁客”为遭贬官员之意。丁澎明亡后仕清，于顺治十四年秋任河南乡试副主考，因科场案遭劾罢，次年发配出塞。从“寒风白月吹满衣”句可知此诗作于出塞前秋冬之际。

十二月末（己巳 1658），染疾卧病，因所交韩生负心而病剧，竟卒。

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：“卧病时，召所欢韩生来，绸缪悲泣，欲留之同寝，韩生以他故辞，执手不忍别。至夜，闻韩生在婢房笑语，奋身起唤婢，自捶数十，咄咄骂韩生负心禽兽行，欲啮其肉。病甚剧，医药罔效，遂死。”〔按〕韩生有待确考，当为白门晚年所交“诸少年”之一。牧斋挽白门诗作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临近除夕时（说详后文），故白门病卒于当月末。

龚鼎孳《王郎挽歌》：“白门病死王郎杀，天宝风流已不多”。<sup>①</sup>〔按〕王郎为名旦王紫稼（1625~1656），卒年与白门相近。

钱谦益为之作挽诗。

钱谦益《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〔丙申〕春留题之作》：“丛残红粉念君恩，女侠谁知寇白门。黄土盖棺心未死，香丸一缕是芳魂。”<sup>②</sup>〔按〕据钱集系年，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除夕前。所谓“念君恩”“心未死”，实因白门曾参与复明活动，而临终壮志未酬之故。

闵华《跋〈校书寇白门小影〉》：“百年侠骨葬空山，谁洒鹃花泪点斑。合把芳名齐葛嫩，一为死节一生还。”〔按〕葛嫩为抗清死节之名妓，闵华将二人并举，足见白门女侠气节为清初士大夫所推重。

后世列为“秦淮八艳”之一。

① 龚鼎孳：《定山堂诗集》卷三十九。

② 钱谦益：《牧斋有学集》卷八。诗题中“乙未”实为“丙申”之讹，陈寅恪先生已有考证，见氏著《柳如是别传》，第1179页。

〔按〕据叶衍兰《秦淮八艳图咏》，八人为：马湘兰、卞玉京、李香君、柳如是、董小宛、顾横波、寇白门、陈圆圆。

### 附：待考唱和诗三首

白门南归十年交游甚广，以下三诗涉及宫伟缪、王潢、陈台孙、周采、李嗣京、汪观等名士，皆当作于此一时期，系年有待确考。

宫伟缪《春客长干王元倬招集陈阶庵寓园时寇姬白门在座》：“泪珠时共美人弹。”<sup>①</sup>〔按〕王元倬为王潢，陈阶庵为陈台孙。

周采《同李侍御少文、汪孝廉我生、贺伊源、寇白门校书讌集吴光禄梧斋》：“……长鲸泻酒红玉软，翠娥萦黛娇度曲。客亦清歌声薄云，雁柱斜飞金管续。欢情醉绪春满堂，丁冬细漏听未足。”<sup>②</sup>〔按〕贺伊源、吴光禄待考。李侍御为李嗣京，汪孝廉为汪观，综合李、汪二人科第与仕宦时间，此诗当作于白门南归时期。又，汪观为方文内兄，二人与白门交往时间可能相近，即顺治十二年前后。

周采《乌龙潭纳凉酬朱雪崖二十韵》：“渚泽严城近，园亭野径宽。翠钿金屋暖，絳节玉京寒。……娇姬销粉汗，公子怯冰纨。雅讌追山简，诗才愧子安。夕阳翻赤壁，归路醉蹒跚。”自注曰：“时寇白门校书寓此。”<sup>③</sup>〔按〕朱雪崖待考，此诗与前一首当为同年所作（前一首作于春季，此首作于夏季）。

① 卓尔堪：《遗民诗》卷二。按：宫伟缪有《春雨草堂别集》传世，笔者暂未寓目，待考。

② 吴定璋：《七十二峰足徵集》，第614页。

③ 吴定璋：《七十二峰足徵集》，第616页。